



北国风

插柳

□蒋葵

小学五年级时,随父母到“北大荒”插队,带了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经常翻看,由此喜欢成语。

一次,看到一个成语“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觉得很有意思。这是我当时看到最长的成语。对仗工整,词义很美。只是心里总是嘀咕,栽花可以理解,那插柳就是栽柳树么?怎么插呀?

插柳是农忙后的闲情。春夏之交,绿草如茵,学校组织我们种柳树。地点是学校后操场。围着新建教室和扩大后的学校操场,种一圈柳树,作为校园的“园墙”。

我十分好奇,想看看树苗什么样。原来种过松树,那小树苗非常可爱,也很珍贵。这柳树苗什么样呢?

来到学校东侧的树趟子边,一条小水沟,里面泡着几捆柳条。每根都在一尺多长,不到一分粗。每捆直径二十多公分。一头在水里,一头露在外面。我看不懂,这和种树有什么关系。

老师要大家拎起这些柳条捆,到新操场边上。有人事先已经挖了一条小沟,土在沟边堆成了一个垄台。只见老师拿起一根柳条,把粗的那头朝下,斜着插进土里,柳条只露出一半在外面。老师说,这就种完了,大家就这样种。一定要种成一条线,统一角度。



柳树苗。

哦,这就是插柳。原来如此。大家七手八脚,连说带笑,不一会儿,完活。我发现,每根柳条的两端,都是斜着割断的。曾问过老师,为什么要斜着割断。老师回答,这是让横切面大,接触更多的土壤,更好地吸收营养和水分,也更容易插入土里。

我还是不明白。那斜着插的“树苗”,就是一根木棍,能长出叶子么?还有,斜着长,怎样才能正过来呢?

此后,我几乎每天都到现场去,一看究竟。几天后,柳枝开始在小关节处膨胀,逐渐露出绿芽,还不止一处,每个“关节”处都有。后来,那些绿芽渐渐变成小树叶,又变成小枝条,枝条上又长出嫩叶,一起向上长。噢,那是柳条先向下扎根,然后向上生长枝条和叶子。再几天,嘿,了不得了,齐整整地长出一溜小树枝,还有高擎着小手般的绿叶,碧绿繁茂,水灵灵地好看。

哎呀,原来种柳树这样简单啊。真是无意插柳柳成荫。而我们则是“随意插柳”种“院墙”。

后来,又弄懂了一句话,人说“北大荒”黑土地:“抓把泥土冒油花,插根筷子也发芽。”玄吧?这是真的。在“北大荒”,吃饭时,随手撕两段柳枝条,剥去头上的嫩皮,就是筷子,用后就丢掉。如果顺手未扒皮的柳枝条子插到地上,就是所说的“无意插柳”啊。

把一句成语弄懂,你说容易吗?可在生活中真正弄懂一句成语,你知道有多高兴吗?那叫“成就感”!



扫码关注北国风副刊

今天走进早市,忽然发现有卖黄花草的,一下子把我给吸引住了,这可是最好吃的野菜了。我左看右看,就是不愿意离开,往事像潮水一般冲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黄花草学名叫萱草,又称之为金针菜、宜男花、谏草、安神菜,古名为忘忧草。据《诗经》记载,古代有位妇人因丈夫远征,遂在家栽种萱草,借以解愁忘忧,从此世人称之为“忘忧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黄花草还是母亲的代名词,是中国的母亲花。

想当年我的老家小河东村,南甸子上就生长着黄花草。记得小的时候也就是60年代,我才十几岁,母亲就领着我采黄花草,每次采回来都舍不得吃,把它晒上,晒干了存放起来,留到冬天没菜的时候或者家里来了客人才肯吃。进入90年代,村里那片野甸子早就开垦成耕地了,从此黄花草就绝了种,母亲再也吃不到家乡的黄花草了。

我问卖黄花草的人在什么地方采的?她告诉我,在渡口的北侧,所谓的渡口,就是富裕县通往甘南县经过嫩江因没有修桥需要用船摆渡的那个地方叫渡口。渡口在富裕的西北侧,距离县城二十多公里。虽然很远,也要亲自去一趟,采一下黄花草。

7月1日那天凌晨,我开着车到嫩江边去采黄花草。凌晨三点多,天刚放亮我就出发了。为什么去得那么早,据卖黄花草的人说,因采黄花草的人特别多,去晚了可能就采不着了。

车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就到达了渡口,渡口的北侧嫩江的东边有一条水沟子也叫江叉子,有四五公里长,30多米宽,弯弯曲曲像一条巨龙把江边一望无际的草原给分隔开了,围成一个岛。有人称之为“黄花岛”。沟子南侧有一处最窄的地方10多米宽的浅滩,枯水期水不到一尺深可以过车,也是去岛的唯一通道。

到了黄花草子岛,好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岛上弥漫出一团团雾气,挡住了视线,只能看出十几米远,我只好把车

停在路旁。这时的太阳离开地面有一杆子多高,它的光线已被雾气给收了上来,像一个红灯笼挂在天边。

不一会,雾气渐渐地消失了。太阳的光从微薄的云层中射了出来,整个岛上焕然一新。

绿绿的青草,迎着温柔的晨风,东倒西歪地伸展着腰肢,叶子上的露珠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黄花草生长在草丛里,比草要高出一节,一朵朵金黄色喇叭筒花被露水滋润着,开得笑盈盈的;草从里还长着不规则的柳树,有一房多高,远看像一把把绿色的遮阳伞。空气里湿润润的,芬芳的黄花草散发出浓郁清香,呼吸起来让人感到格外清爽。

不远处的空中传来“叽叽,唧唧……”鸟鸣的声音,听得出来那是百灵鸟婉转悦耳的叫声,像是歌唱家在演唱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又像演奏家在吹悠扬悦耳的笛子。时常还能听到草丛里野鸡的叫声和泡子里各种水鸟的叫声,这些声音交汇到一起,如同演奏一场自然交响曲。我不仅能采到黄花草,还能享受着大自然的美丽风光,心里美滋滋的。

我换上一双农田鞋,拎着一个旧花筐,向盛开着黄花草走去。摘下第一朵黄花草,轻轻地放到筐里,恐怕把花碰坏了。黄花草的根部都有密密麻麻的叶子,在叶子中间长出一根或几根长长的茎,每个茎上面都有十几朵花或花骨朵。我采完一棵再采下一棵,不到两个时,就把花筐采满了。

这时的人越来越多,有开轿车的,有骑摩托的,有开四轮车的,还有骑自行车的,他们不都是来采黄花草的,有的是到沟子边野钓;有的是几位朋友聚一起来打野游;也有的是一家人到树底下搭个帐篷野炊。他们都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美丽风光。我看了看还是采黄花草的人多一些,数一数有二十多人。和我见面打招呼的多数都是附近村屯的村民,也有县城退休的老干部。他们采黄花草有的是自己家吃,有



草地上的黄花草。

的是为了卖钱。我遇见一位中年妇女,她头戴一顶长舌帽,还围着一条白纱巾,把脸和脖子都包裹起来,是为了防止蚊虫叮咬。身上系着一个带布袋子的围裙,采下来的黄花草往布袋子里放,猜测她一定是经常采黄花草的人。我和她聊了起来,她告诉我已经采十多天了,每天都采二十几斤,上午采,下午到市场去卖。刚下来的时候,每市斤都卖十多元钱。她还说:“黄花草是天天采,天天有,花和大一点的骨朵采没了,小花骨朵又出来了。陆续能采两个多月时间,每年仅采黄花草就能收入五六千元呐。”小小的黄花草确实给当地村民带

来了很大的收入,听她说他们村里有两个贫困户就是靠年年采黄花草和采蘑菇卖钱脱了贫。

我采黄花草是为了送给母亲。母亲一直在老家居住,今年已经85岁了,她最喜欢吃的野菜就是黄花草了。

我把采到的一筐黄花草,放到车里边,连家也没回,直接开往我的老家小河东村。小河东村距离采黄花草的地方有70多公里,按理说一筐黄花草值不了几个钱,可意义非凡,它可是我亲自采的。小的时候家里生活贫困,没有菜吃母亲靠采黄花草卖钱,维持生活。如今她年龄大了,我要让她吃到儿子为她采的黄花草。

当我把一筐黄花草交给母亲时,母亲顺手拿出两朵,仔细地看了看。问我在哪买的?我告诉母亲这是我在江边的自采的。母亲高兴地说:“这可是‘金针菜’啊!我有三十多年没吃到这个菜了,它不仅好吃,还有药用价值,可清热利湿,养血平肝,补血通乳。黄花草还能健脑,抗衰老,抑制癌细胞生长,抗抑郁,改善睡眠等等。”母亲说出一大堆它的功效,还叮嘱我说,常吃黄花草对身体有好处。

我拉着母亲的手说:“只要你想吃,我就去采,吃了黄花草,保你活100岁啊。”母亲听我这么一说,笑得合不拢嘴。

大庆的麻雀

□任青春

不过,也有极少数人为一己之利向麻雀伸出黑手。他们用铁子、铁丝、毒药、粘网等工具捕杀鸟类和其他动物。就说麻雀吧,他们把弄死的麻雀拿到市场上去卖,拿到饭店去卖,少则几十只,多的上百只、上千只。他们为了自己私利,残酷地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弱小生命。

大庆的正义之士毅然出手,成立了鸟类保护协会和鸟类摄影协会,这些志愿者和摄影家拍下了他们捕杀鸟类的罪证,在《黑龙江日报》、《生活报》、《大庆日报》和《大庆晚报》上予以曝光。公安部门和林业部门联手,共同出击,对危害鸟类的不法之徒进行打击。这些人,有的被经济处罚,有的被送进了班房。大庆作为全国文明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就要提高,麻雀虽然是很小的一种鸟,但它却体现着市民的道德素质的高低与否。

现在大庆的环境真的是越来越好了,被誉为“绿色油化之都,天然百湖之城”。历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这里建成了宜居、宜业、宜游的环境保护型城市。龙凤湿地架起了桥,对湿地加大保护力度,扎龙湿地和龙凤湿地成为水禽的家园,大庆也成为麻雀和其他鸟类生活的天堂。这些小小的生灵与大庆市民相依相伴,其



自由自在的麻雀。

同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它们穿着漂亮的“豹点”服装在空中自由的飞翔。它们欢歌笑语,飞遍了大庆的百湖,把喜讯传遍四方。看到大庆的麻雀,就感

觉到今天的城市和乡村,才真正是人与鸟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堂。它们和我们一样,也是这座城市和这个地方的主人。

故乡鱼事

□贤哲

口迎着水流来的方向放置水中,底部需要坠上保持沉稳的石头,圈的两侧也需要拴在两岸的树根上固定起来。经过一天或三、五天,去起囤,自然收获满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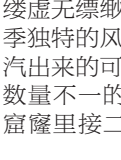
我最擅长的就是每年夏天到村中的小河里去捕鱼,从八、九岁时起,我就开始捕鱼,直捞到我再也不好意思穿蓑衣,无论什么时间,都能在江里用空罐头瓶改制的鱼圈去圈鱼,圈鱼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把豆饼或麦麸子蒸熟,均匀地涂抹在空罐头瓶内口早已粘上的那圈带锯齿的胶皮上,接着把拴在长木杆儿上的瓶子,再慢慢地用进水流平稳的水面下,然后,把木竿儿露在岸上这头用石头块儿或其它硬物压住。如此这般地放置二十几只鱼囤,两三个小时下来,能弄上好几十斤鲜鱼。回到家,收拾完了,或煎或炖,做成饭桌上的美味佳肴。吃不完的,则送给亲戚邻居,或干脆晾晒成鱼干儿,留着冬天缺时吃。再就是在河套圈鱼,这样的圈鱼方式,与到江边圈鱼有所不同,需要弄一个用柳条编的口小肚子大的鱼囤,选择宽度适合、水流相对平稳的地方,将囤

上,像烙饼那样艰难地翻几个个儿,就直挺挺地粘在冰上不再动了。人们会哼着轻快的乡村野调儿,熟练地把冰上的那些冻硬了的鱼儿一条条拣进随身带来的大麻袋,然后,就带上家什和战利品欢欢喜喜回家转了。还有,囤鱼几乎是村里大多数人的业余爱好,除了冬季的凿冰抓鱼,其它季节,只要有空闲,无论什么时间,都能在江里用空罐头瓶改制的鱼圈去圈鱼,圈鱼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把豆饼或麦麸子蒸熟,均匀地涂抹在空罐头瓶内口早已粘上的那圈带锯齿的胶皮上,接着把拴在长木杆儿上的瓶子,再慢慢地用进水流平稳的水面下,然后,把木竿儿露在岸上这头用

石头块儿或其它硬物压住。如此这般地放置二十几只鱼囤,两三个小时下来,能弄上好几十斤鲜鱼。回到家,收拾完了,或煎或炖,做成饭桌上的美味佳肴。吃不完的,则送给亲戚邻居,或干脆晾晒成鱼干儿,留着冬天缺时吃。再就是在河套圈鱼,这样的圈鱼方式,与到江边圈鱼有所不同,需要弄一个用柳条编的口小肚子大的鱼囤,选择宽度适合、水流相对平稳的地方,将囤

故乡有一条美丽的嫩江,村中央还有一条小河,江河里鱼很多。无论冬夏,每天天刚蒙蒙亮,总是被在当街上那“卖鱼啦卖鱼啦”的叫喊声,从甜蜜的梦中吵醒。

从记事起,冬天,农闲猫冬,很多男人女人就会乘兴去封冻的江上凿冰捕鱼。他们一律穿着鼓鼓囊囊的棉衣,捂着狐狸皮或狗皮帽子,戴着熊掌般的大厚手闷子,脚蹬一双笨重的毡毛靴子,滑稽可笑的样子,跟笨狗熊实在差不多。别看武装得这样笨重,可他们在晶亮的厚冰上推动大镐头刨起冰来,或举着重重的锤子,猛砸那扎进冰层的锋利冰杆子的干劲儿,能比九牛二虎之力,毫不含糊又干净利索。使劲儿地刨上一气儿砸上一阵,就开凿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冰窟窿,随即就从冰窟窿里不停地往外冒出白色的水汽,与开凿的人身上嘴里冒出来的汗热气儿,混合成一缕缕虚无缥缈的云雾,勾画出一道北国冬季独特的风景。当然,冰窟窿里随着水汽出来的可不仅仅是水,更有大小不等数量不一的鱼,就像变魔术一样,从冰窟窿里接二连三地冒出来。鱼在冰面



扫码关注北国风副刊

可爱的小鱼不会因为消化不了而可惜地烂掉了。



河套里捉鱼。